



说到家乡，我总会自豪地念叨出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太和县苗老集，一个是望江县的赛口。这或许是女子有别于男子的地方吧。女子总会把两个故乡珍藏心间思念，这两个故乡，就是出生地的娘家 and 出嫁地的婆家。

望江县赛口镇正是我迢迢千里不辞辛苦所嫁之地。我很是傲娇于把唯一的八年青春放在此地消费。由不谙世事的小女子，



苗秀侠，《清明》杂志副主编。在《中国作家》《北京文学》《随笔》《作品》《长江文艺》《芳草》等发表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多篇。出版作品四百余万字。曾荣获老舍散文奖、安徽省政府社科奖、北京文学奖、安徽省“五个一工程”奖等。

妖妖娆娆做婆娘

苗秀侠

操练为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能干婆娘，皆拜这八年时光所赐。用妖妖娆娆做婆娘来形容，实不为过。

欢喜水

第一次见到那么宽广悠长又清澈澄明的水，是紧傍赛口镇东边的幸福河。其时正乘坐一只帆船由南向北行走，见水面宽敞，水草碧绿，两岸杂树辉映，很是兴奋，问同船者，这河可有蛇？能游泳吗？得到肯定回答后，便长衣长裤地从船上纵身跳下去，畅游起来，只惊得一般人大呼小叫。后来才知，此地女子是不给下河洗澡的（天哪，这是游泳好不好）。我这个北方汉子跳下幸福河畅游的事，传得很快，人还没到家，婆婆就先晓得了，严肃地教育道，可不敢再下河了，不准的。

然而，从小就欢喜水，见到南方这么多这么好的水，哪里会放得下？夏天我又偷偷到幸福河游泳，从西岸游到东岸，坐在东岸的草坡上晒太阳，草帽盖住脸，叫人家认不出北汉子，实在惬意。有一回吓住了一个放牛人，他看我从河里哗地站起身，吓得牛绳脱了手，牛健步而遁，害他追撵好半天。

欢喜船

赛口最不缺的是水，南边不远

是阔大无边的武昌湖，西边是波光如镜的焦赛湖，镇里的自来水厂就是从焦赛湖取水的。常有个头大的机器船在焦赛湖上开过，是沿湖村庄的人来镇上赶集的。焦赛湖和武昌湖之间有条大坝，叫赛坝，真是壮观威武。因为喜欢水，闲暇时沿着赛坝走湖看水，成了最美时光里的最美意趣。

有一回在焦赛湖边的一处水湾里，看见泊着几条船。是渔民放渔网或采菱角时用的小小船，只中间一个小空档，适合一人摇橹作业。近距离观摩这船，想用手去摸摸真实的船身。见小船缠缠在稠密的菱角棵里，就试着朝上跳。终于逮住一块石头踏脚，飞身一跃，跳了上去，把小船砸得一个趔趄，人还没有站稳，小船就快速地左摇右晃起来，仿佛我是它的负累，必须立马掀翻进湖水里才解气。我这个喜水的人，居然就吓得缩在小船上不敢动，非常明显地感觉到船底是个圆轮子，不听使唤地瞎转悠，随时要翻船。最后是没得选择地从摇晃的船上翻滚进湖水里，湿了一身衣裳，连滚带爬地上了岸。后来给当地渔民说这个事，那人讲，如果我继续待船上逞能，小船可能会翻个底朝天，把我扣进水里面玩躲猫猫也未可知。原来这次的欢喜船行为，差点让我

这个汉子冒大险呢。

欢喜逛

游逛赛口的老街，实在叫人欢喜不尽。特别是那几条石板街，光洁蓝亮的大石条，印满了几朝几代的脚印，非常适合胡思乱想。老街上的糕点店，都是私家手工制作，我就亲眼见到制作米糖的老人，如何把炒好的芝麻、米花和花生仁，倒进熬制黏稠的麦芽糖液里，翻炒均匀后，放在木模上擀平整，凉后切成米糖块的过程。新做的米糖，酥香甜蜜，好吃到可以忽略饭食的存在。老街中间有个修鞋铺，修鞋师傅手很巧，喜欢一边修鞋一边哼黄梅戏。石板街尽头是裁缝店，店主美丽优雅，穿着时尚，眼光超群，她从安庆进来许多好看的布料，还有做样品的时髦成衣。赛口的衣着风尚有一半是她引领的。不用说，我也是她的常客。

逛老街时间长了，不但是个吃货，还能哼唱黄梅戏呢。也心安理得做几件美服，约等于拥有了锦衣玉食之生活。

欢喜水，欢喜船，欢喜逛，这一切的欢喜，皆因为欢喜一个地方，欢喜一个人。欢欢喜喜过日子，妖妖娆娆做婆娘，这是我在第二故乡赛口，尽心尽意完成的作业。而后，这走山看水的大脚板，就显得不慌不忙。



儿时的雨天，总是因为鞋子湿了没得换，只能在母亲的声声喝令下，蔫蔫地待在家中。雨天阴晦，屋内光线黯淡，地面返潮得厉害，实在待不住，便端来小马凳，坐在阶廊上听雨。屋檐滴雨好看又好听，多雨时节，雨水绵密，顺着屋顶瓦缝流下，在眼前织成一张张细密晶亮的雨帘。雨帘之下，滴落的雨水像一群顽皮的孩子，在阶踏石上用力地跳跃蹦跶，滴答声、欢笑声，如隔空敲钟磬。

雨下得特别大时，山口处便会涌上一排排的雨浪，一层一层往高处的山尖上赶，就像正在接受检阅的女兵方阵，气宇轩昂，又妩媚多情。年少的我，总被这近乎悲壮的山前雨场面所感动，想象着它们是从哪里汲取来的力量，去攀援那些山巅，又将去往何处。

雨停的傍晚，对面山上总会传来很多声音，山林间松涛阵阵如疾风骤雨，林中老鸱“刮刮刮”，小山羊在莽山间“咩咩咩”。幼时的我颇不喜老鸱的叫声，总觉得它们像“坏人”，拖着浑厚阴沉的调子，想吓跑乖孩子，而小野羊就很惹人爱怜，似乎总是在一声声地呼唤着“妈—妈—妈—”。尺把长的我偎缩在母亲怀里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对面

山，一遍遍地追问母亲：“小山羊的妈妈到底什么时候回家啊？”

很多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就是那只小山羊，在等待父亲母亲回家。

山间日子清苦，父亲忙着在后山开荒种茶，母亲为了贴补家用，经常将我们姐弟仨丢在家中，独自一人背着斗箩钻进对面深山里，采药材、打蕨苗、摘洋桃（野生猕猴桃）、剪野栗。眼看着母亲爬过一道道田埂，绕过迂回的山沟，身影越来越远、越来越小，最后如豆大的黑点，融进大山，我的心就开始慌张了。“妈——”我强忍着心中的不安大声喊。“哎！”母亲在山林间回应我。母亲能听到我喊她，我的心稍稍安稳。隔一会儿，我又忍不住喊一声，母亲再回我一声，如此反复。山谷间传荡着我和母亲的回声，我终于安心许多。

有一阵子，五姑爷从浙江打工回来，经营起了竹根生意，一根上好的竹根可卖到二毛八分钱，运气不错的话，一人一天可挖到一两百条竹根，当天即可挣得五十元、上百元，这确实很诱人。父亲母亲也早出晚归，赶趟儿般地四处剪竹

大山深处是故乡

毕瑾

根。经常晚饭吃罢许久，我给他们准备的红糖水都凉透了，父亲母亲都还没回来。我只能像往常一样，带着两个弟弟坐在门前等候，对面山鞍上，漆黑的天幕下，树影起伏，倒垂下来的山路弯弯曲曲，像一条匍匐在地的黄花蛇。我不停地在心里问：父亲母亲何时才回来？

“姐，爸妈怎么还没回来啊？”小弟嘟着嘴，等得不耐烦了。

“快了，快了。我们去草垛上等。”踩着搭靠的木梯，我拽着两个弟弟爬上了高高的草垛。我们躺在草垛里唱歌，歌是从学校学来的，《小背篓》《七子之歌》《摘草莓》《打月饼》，也有跟着父母亲学来的，《十五的月亮》《少年壮志不言愁》《粉红色的回忆》……一首接一首，我们不停地唱，一直唱……

“老三，这里，你们在这里！”一阵急促的呼喊，把我从香甜的梦中唤醒，睁开眼，露出半个头的大伯趴在木梯上，一边望着我们，一边朝草垛下面喊着。两个弟弟一左一右地在我手臂上枕着，他们被我推醒，打着喷嚏。

那天，父亲母亲跑得太远，凌

晨三点才赶回家，他们回到家后，先到叔伯家找我们，后来又将在屋后的几个芋头窖都翻了个底朝天，里里外外都找不到我姐弟仨，他们几乎要急疯了。后来还是大伯灵机一动，爬上草垛，才发现我们仨在上面睡得那么沉。

